

TAIPEI OVERSEAS PEACE SERVICE  
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

◎中華郵政北台字第6八九七號執照登記為雜誌類交寄

中國人權協會人權會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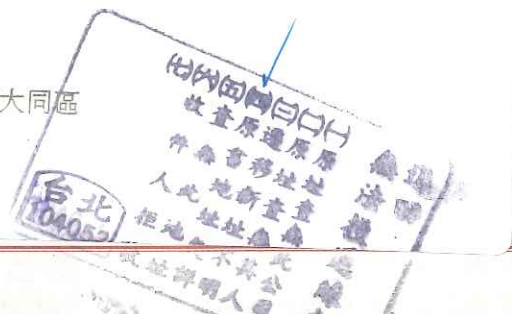
Newsletter 季刊

2008年冬季號

廖郁鳴

103 台北市大同區

民生東路308號



台北郵局許可證  
台北字第620號

發行單位：社團法人中國人權協會——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  
發行人：團長李永然  
總編輯：副團長羅爾維  
主編：朱延昌  
專案企畫：藍仲偉  
駐泰領隊：賴樹盛，專案執行：黃婷鈺  
會計：莊雯璇  
美編：健呈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100台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一段23號4樓之3  
電話：(02) 3393-6900 傳真：(02) 2395-7399  
TOPS網址：http://www.cahr.org.tw/tops.asp  
E-mail：tops@cahr.org.tw  
劃撥帳號：18501135  
戶名：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  
本期發行日期：中華民國97年12月1日

### TOPS台北辦公室 招募志工

#### 一、資訊專案志工：

1. 服務內容：協助本會網站重新架設，設計內容豐富而便於瀏覽之頁面，以提高瀏覽率；並規劃後台管理介面，以便爾後日常維護及資料更新。
2. 服務時段：不限，除初期需直接溝通網站版面設計意涵及編排方式外，後續工作可利用網路遠距服務，不必配合辦公室作息，時間彈性。
3. 志工條件：具資訊管理等相關科系與專長者佳。

#### 二、美工專案志工：

1. 服務內容：協助本會定期與不定期刊物之美工編排，以及協助本會活動海報與募款文宣(DM)之設計製作。
2. 服務時段：不限，可利用網路遠距服務，不必配合辦公室作息，時間彈性。
3. 志工條件：具美工編排、廣告設計等專長者佳。

#### 三、翻譯專案志工：

1. 服務內容：中翻英：協助本會英文網站資料更新以及英文刊物文章編輯所需，將中文人權新聞、人權活動訊息以及人權相關文章翻譯為英文。英翻中：協助本會蒐集國際人權相關資訊，如重大人權案件、人權活動訊息以及人權研究報告，翻譯為中文並刊登於本會網站或會訊季刊中，俾利國內關心人權之一般民衆能夠順利獲得國際相關人權資訊。
2. 服務時段：不限，可利用網路遠距服務，不必配合辦公室作息，時間彈性。
3. 志工條件：科系不限，英文讀寫能力佳。

\*志工時數認證：以上各專案志工均可依據所需工作時數累積，開立本會志工服務時數證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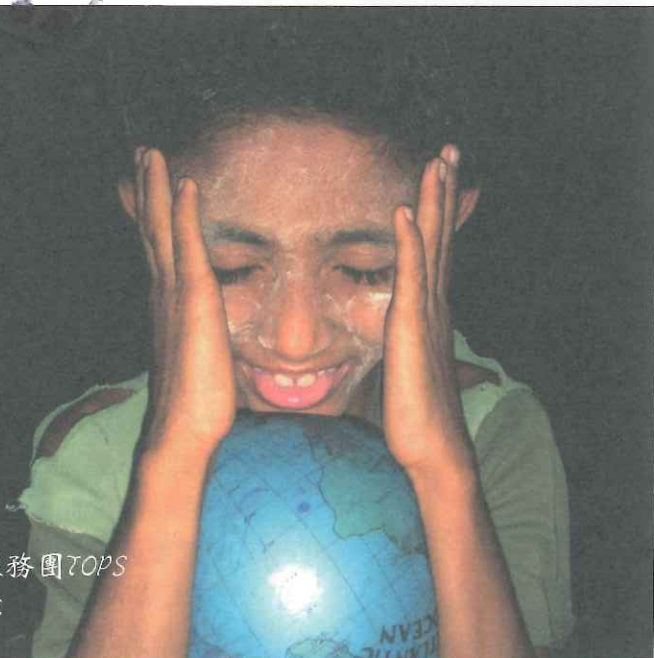
報名方式：意者請將個人基本資料郵寄或EMAIL至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 TOPS

聯絡人：TOPS專案企畫 藍仲偉  
會址：100台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一段23號4樓之3  
電話：(02) 3393-6900 \* 22 傳真：(02) 2395-7399  
E-mail：tops@cahr.org.tw

## TOPS 校園巡迴分享， 鼓勵青年積極參與 國際公益服務！



文／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TOPS  
圖／吳逸驊、藍仲偉



中國人權協會「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Taipei Overseas Peace Service, TOPS)」於97年10月14日至10月23日期間，巡迴台灣多所大專院校舉辦校園分享活動，藉由TOPS工作團隊長期海外人道救援的經驗分享，鼓勵台灣青年啟發自我對話過程，並進而內化為謙卑態度、平等觀念、務實行動。透過積極參與國際公益服務，重新審視自身所處的環境，回饋並深化台灣社會厚實度。

TOPS駐泰領隊賴樹盛以及專案執行黃婷鈺兩位駐紮海外人道工作者，在10月份照例返台進行述職，TOPS特別運用駐外人員短期返台時間，規劃籌辦至政治大學、開南大學、元智大學、台灣師範大學、勤益科技大學、高雄醫學大學，進行「服務，看見自己」校園巡迴分享，所有場次總計約800位學生參加，獲得廣大迴響。

此外，賴樹盛領隊和世界展望會杜明翰會長共同受邀擔任與談人，參加由「康健雜誌」於10月22日舉辦的

們的新價值觀，為整個社會帶來積極、正面的健康能量。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TOPS在泰緬邊境駐紮已十餘年，持續協助當地緬甸難民社區培訓教師，興辦數十所難民營幼兒園和緬甸移工學校，造福邊境緬甸貧童。用茅草竹片搭起屋舍，塗上黑漆的木板，幾盒粉筆，便成了每年6000位緬甸孩童免費讀書識字的場所。

### 印象的緬甸？真實的緬甸！

在地理課本上寫著緬甸是個魚米豐收之國，但國內大多數人卻仍然不知道泰緬邊境存在著十數座難民營，收容著超過14萬緬甸難民。數十年來，緬甸軍政府的專制獨裁，不僅經濟發展大開倒車，民間生活困難，更由於種族壓迫和武裝衝突不斷，造成了數十萬的民衆逃離家鄉，過著流離失所的日子。

他們攜家帶眷跨越邊境逃到了泰國，被收容在了茅草竹屋難民營裡，沒有身分、失去自由、缺乏資源，世代寄



▲ TOPS專案執行黃婷鈺在政治大學分享海外工作經驗



▲ 賴樹盛領隊(右)和世展會杜明翰會長共同受邀擔任「康健雜誌」舉辦的公益講座與談人



▲ TOPS駐泰領隊賴樹盛利用返台述職機會走入校園分享

者的親身分享，讓學子們認識更接近真實的緬甸。

### 透過服務看見自己 更能感恩惜福

TOPS和各校合作舉辦一連串的「服務，看見自己」校園巡迴分享活動，由TOPS駐泰領隊賴樹盛和專案執行黃婷鈺擔任與談人，前往台灣多所大學院校，和學子們面對面分享海外服務的點滴、歷程，以及自身的收穫。

懷抱著追尋自我和理解世界的念頭，當時28歲的賴樹盛從英國研究所畢業後，選擇前往泰緬邊境擔任志工，參加了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TOPS的人道援助工作。轉眼間，已經在海外駐紮了近6個寒暑。

文化、身分、語言的迥異，讓賴樹盛時常自省，也深感痛心和無奈。難民營區裡收容數萬名緬甸難民，鐵絲網和檢查哨阻絕了他們與外面的世界，難民們失去了家園，也沒有了自由，許多在此出生的孩子更是從未曾見過營區外的真實世界。對難民來說，「回家」永遠是最真摯的渴望，但十幾年來有家卻歸不得，而難民營能當做家嗎？

在分享會中，賴樹盛談以一封來自台灣12歲小女孩的來信，鼓勵在座青年們堅持對於人性的純善，從同理心關

及和平。

「不是他們需要我，而是我需要他們。我需要他們給我一個成長和思考空間，讓我對自己有更多的了解，讓我對自己要做的事有更多的堅持，一點一滴，可以對腳踏的這塊土地、對週遭的人有一些良性的影響。」賴樹盛說。

### 堅持理想 築夢踏實

畢業自政大外交系的黃婷鈺，曾參與許多公益團體擔任志工，如今在泰緬邊境服務即將進入第四個年頭了。她感受到了難民朋友承受的種種苦難，產生許多衝擊和自省，心中時刻有著自我提問和思考。黃婷鈺表示：「為什麼要做志工？意義是什麼？怎麼做？這些都該時時被討論，而且沒有標準答案。」堅持理想，築夢踏實，將心態調整好則是最重要的行動。

賴樹盛並以一段友人的文字作為結語，勉勵有心從事公益服務的青年朋友：「有些事情並不是今天不做明天會後悔，現在不做以後就來不及，而

是很單純的把一件事情撿起來，好好的做一番。」單純的關懷，以及行動的實踐，參與公益、擔任志工，在海外或國內都是自善擴散的開始。



▲ TOPS駐泰領隊賴樹盛在師範大學分享泰緬邊境情勢



公益講座「從付出和分享中，找到人生最美麗的回報」，分享投入公益的歷程及成長，透過故事的感染，讓每一個人開始發下助人的願念，實踐利他生活，最終仍是利己，得到快樂提升心靈。藉由傳遞從我到我



▲ TOPS 在台灣師範大學的分享吸引滿場的同學到場聆聽

居在鐵絲網圍起來的他人土地上，不得不仰賴國際人道組織的援助，過著漂流失根的生活。近年，更因為緬甸境內民生持續凋蔽惡化，飽受天災人禍的無數緬甸家庭陸續遷移到了泰國，尋求一份溫飽，成了社會底層的非非法移工外勞。

這些難民和移工的下一代，無法申報戶籍、也沒有身分，只能生活在社會邊緣和惡劣環境下，無法獲得良好的照顧和保護，營養不良、失學、疾病成了常態。然而，失去教育的機會，缺乏良善保護，將會使這些孩子的未來，更為弱勢和難以擺脫貧困生活。為了讓台灣青年更加瞭解泰緬邊境現況，TOPS 決定走入校園，希望藉由田野工作

來信：致謝在座青年們對她信任的純善，從地理心傷懷週遭一切事物開始。這位女孩用誠摯的話語寫道：「對於那些在難民營裡出生的孩子們而言，難民營到底是什麼地方？是監獄，還是家園？夢想很重要，尤其對一個孩子而言，有夢想，才有對未來的憧憬，才会有目標啊！但是，在這樣一個「難民營」的環境之下，台灣和緬甸，兩個完全不一樣的國家，12 歲孩子的夢想，會跟大家一樣嗎？」

經歷了這些年來的海外工作經驗，賴樹盛認為人道援助需要處理跨文化、跨地理、跨領域的課題，而非僅以助人為善的意念，便可以有效解決貧窮和衝突問題。在海外環境中，國際志工更得學習和他人平等相處，以及進行自我省思對話過程，尋求一份內外真誠的包容、良善，以

無論是耕耘台灣或走向世界，每日生活的週遭，都有許多機會感受到他人的苦難，這讓我們學習懂得去珍惜自己的幸福，而願意珍惜自己的幸福、願意分享自己的幸福，便是世界將變得更美好的契機，這也正是 TOPS 舉辦這一系列校園分享最初的起心動念。

TOPS 透過深入校園與台灣青年面對面分享國際人道援助經驗，期盼讓青年學子們瞭解台灣民間團體在國際社會所扮演積極的角色，持續提供人道援助和教育服務，協助泰緬邊境弱勢族群培植自立能力以度過難關；同時，TOPS 鼓勵青年們感恩所擁有的幸福，並積極貢獻己力參與社會公益，一同為美好的地球村來打拼！

## 僧侶發起的學校——Prahita 緬甸貧童小學

百來位孩子的由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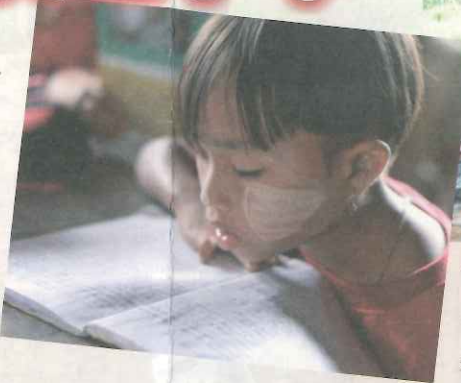
在緬甸佛教文化中一般受到百姓敬崇的僧侶們，每日清晨天未亮時，會啟程去接受農地中緬甸人家的食物施捨，是謂化緣。Prahita 的僧侶們，日復一日行走在泰緬邊境的片片農地，看見了許多孩子在烈日下幫農，也看見了許多懷抱著幼兒四處遊蕩的肌黃瘦弱緬甸孩子；於是，僧侶開始召來了孩子，在僧侶們居住的地方，將化緣所得的食物，分給普遍營養不良的孩子們。

幾個月後，越來越多的孩子，讓僧侶們必須挨家挨戶的到處去化緣，說明原因，然後得到食物的施捨，回來餵飽可能只有這餐的孩子們。漸漸的，擁有較高知識和受過較多教育的僧侶，也找來了木板，和可以刻劃的石塊，就成了黑板和粉筆；找到了被丟棄的大張塑膠遮雨墊，舖在地上就成了孩子們的草蓆；拿起了細竹子，捲起寬大的僧袍，開始了朗誦——孩童識字的學校，也由此而生。

Prahita 如同其他緬甸貧童學校，最初的開始，都是由社區的有心人士們自動發起，

希望能夠為他們自己的下一代盡心努力，而「教育是能夠改變孩子未來的方法」，這廣泛被致力消除貧窮的機構所認定的信條，也被默默的實行在這個孤立的學校。一年多前，第一個抵達 Prahita 的外來團體——TOPS 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沒有看見任何 NGO 和其他團體的協助，全部的僧侶和其他鄰近的婦人們，照顧著這一群不為人知的孩子們，絕大多數的人沒有辦法說泰語或英語，也壓根 想過要向外界尋求協助等。

現在，我們每個月總會撥些時間去 Prahita 學校看看孩子和老師們，並協助聯繫相關當地單位，和社區家長一起分擔照顧孩子的責任。現在的 Prahita 學校，有超過 200 位孩子，5 位



文／黃婷鈺 (TOPS 駐泰專案執行)  
圖／吳逸祥



▲ Prahita 學校創立初期缺乏課桌椅，孩子們只能坐在泥土地上習課  
◀ Prahita 學校的緬甸孩童們感恩珍惜得來不易的讀書機會

老師，學校漸漸有了能夠遮風擋雨的屋頂和牆，孩子漸漸有了桌椅；也有了習字本、鉛筆、色鉛筆等其他文具用品，和教師的教學輔助用具，還有讓孩童通勤的交通工具，偏遠的孩子也有些機會來讀書認字。

該校的孩子有從幼稚園到小學四年級的分班，負責教導孩子和維持學校運作的老師們，也有了機會參加 TOPS 和 World Education 等教育團體舉辦的教師訓練，我們也分送了米糧給學校的孩子，梅道診所學校衛教隊也定期造訪，看看孩子們的身體健康狀況，並且發放環境清潔用品。

我問了老師學校名字的意思，原來「Prahita」這字彙的涵義，在緬甸話來說是佛教用語的一種，意思是：幫助人們。取名為 Prahita，老師的用意，也是希望孩子能夠珍惜自己在學校所得到的知識和物品，並且能夠大方的和周遭的朋友們分享，每個孩子也能夠盡自己的力氣，一起幫助他人。用心的僧侶們，則屢屢在我們的到訪中，告訴我們鄰近田野還有偏僻的社區和孩子們，Prahita 的僧侶們決定將 TOPS 發送的文具用品分一部份送給他們。

原來僧侶們並沒有停止他們的行腳，也並沒有停止發現更多不為人知的孩子，而每個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因此更應當在做的當下，盡力而為，如此而已；以服務當地人群為使命的團體如我們，也期許能夠一點一滴讓烈日下工作的人們，累積出真正屬於他們自己的能量。



▲ 緬甸貧童學校所提供的午餐極可能是孩子一天當中唯一的一餐

倘若僧侶的修行，並不只是為了成就自己；那麼從這些紅袍身影，我同時看到了圓滿他人的慈悲。

大多數出了美索鎮 (Mae Sot) 上的地方，不是一路往北的荒煙漫草，就是順流往南的片片農地。大多時候，這些地方的艷陽無所不在，總是讓我必須更眯著眼，仔細的看看辛苦在這些偏遠區域討生活的人們。

第一次走入位於美索鎮南方的這個地方，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坐在泥地上一雙雙看著你的孩子眼神。手持細竹子的僧侶，在一塊被當成黑板來用的木板上比劃，在土色的木板上，圓圈形狀的緬甸文字被一劃劃寫下；接著飄入耳中的，是這群坐在塵土中的孩子，扯著嗓子，跟著細竹子滑到的地方，唸出了緬甸字母的聲音。

相較於美索鎮上有些學校的老師，總是熱情招待到來的訪客，2007 年 8 月當我們第一次踏入這間學校，僧侶們並沒有對於我們的到來有特別的反應；放眼望去，看到了近 200 位孩子坐在泥巴地上大聲朗誦，那時刻已接近中午，這個連一面牆都沒有的「學校」，卻有大的炒鍋和燒紅透了的木炭爐。大鍋裡頭的番茄，是這一百多位孩子的午餐菜餚，另一個大鍋則是滿滿熟冒煙了的白米飯。

與 Prahita 僧侶席地而坐的談論，過程是平靜而令人印象深刻的。從前跨越緬甸到了泰國的僧侶，談談道出了這



▲ 塗上黑漆的木頭夾板便成了上課用的黑板

### 中國人權協會「2008 人權週」

#### 活動資訊

- 一、關心人權，維護權益專題講座**
  - 講題：「法庭三角關係與人權保障」
  - 講師：蘇友辰律師
  - 時間：97 年 12 月 3 日 (星期三)  
下午 14:30 ~ 16:30
  - 地點：國父紀念館 中山講堂  
(台北市仁愛路 4 段 506 號)
  - 聯絡電話：02-33936900 \* 26  
中國人權協會 蒯靈
- 二、2008 年台灣人權指標調查發表會**
  - 時間：97 年 12 月 5 日 (星期五)  
上午 9:00 ~ 12:00
  - 地點：台大校友聯誼社 3 樓 B 室  
(台北市濟南路 1 段 2-1 號)
  - 聯絡電話：02-33936900 \* 25  
中國人權協會 李佩金
- 三、2008 年人權之夜感恩餐會**
  - 時間：97 年 12 月 10 日 (星期三)  
下午 18:30 ~ 21:00
  - 地點：空軍官兵活動中心 悅揚樓
  - 聯絡電話：02-33936900 \* 22  
中國人權協會 藍仲偉
  - 歡迎踴躍捐款參加
- 四、關心人權，維護權益專題講座**
  - 講題：國民年金、勞保年金與養老金節稅
  - 講師：林隆昌會計師
  - 時間：97 年 12 月 20 日 (星期六)  
下午 14:00 ~ 16:00
  - 地點：台北市大安區安居街 98 巷 22 號 4 樓  
黎明文教基金會
  - 聯絡電話：02-33936900 中國人權協會



從美索到亞馬遜 (下) 文·圖/朱延昌 (中國人權協會副秘書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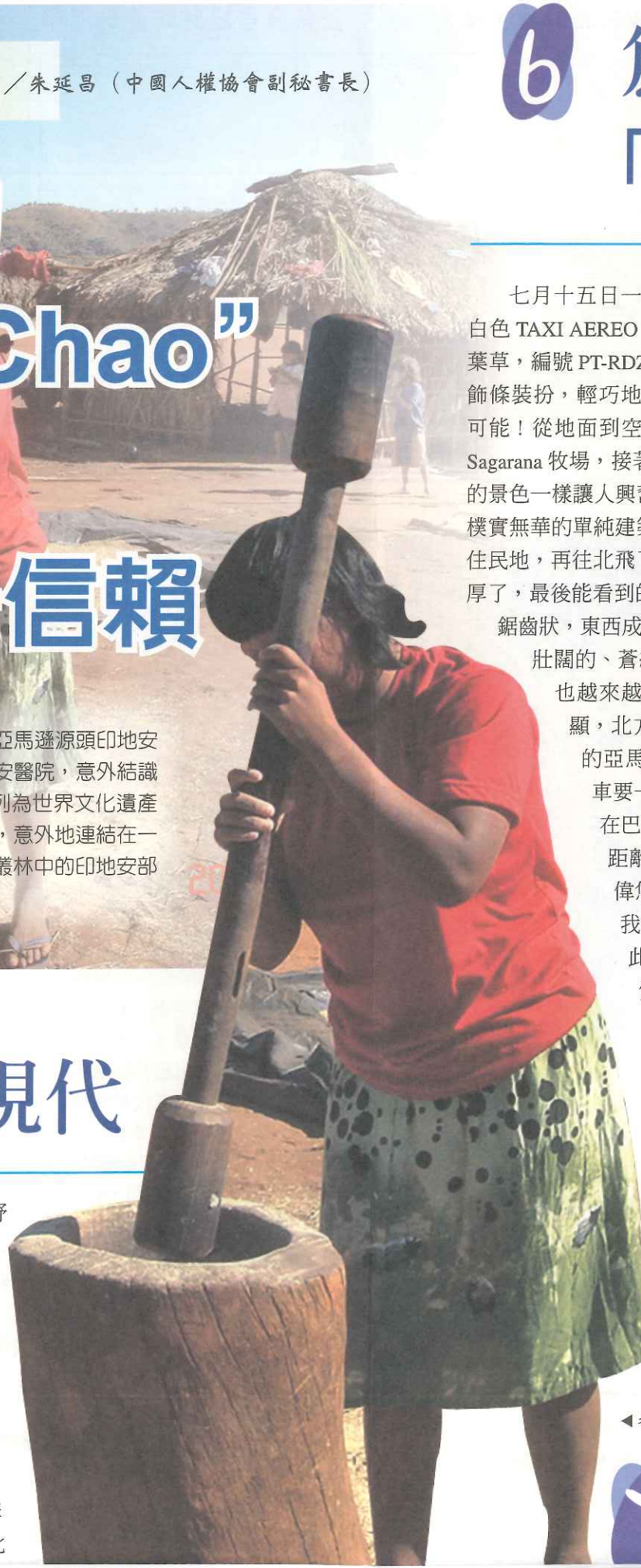
# 在亞馬遜源頭的 台灣兒女 “Dr. Chao” 世界文化遺產 Xingu 族的唯一信賴

編按：中國人權協會朱延昌副秘書長，在巴西友人的邀約之下，七月初深入亞馬遜源頭印地安部落，協助當地華人女醫生趙恩鴻 (Dr. Chao) 籌設非營利性質印地安醫院，意外結識了世界衛生組織駐巴西代表 Mr. Glacus Brito，並造訪了被聯合國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 Xingu 族部落，將美索與亞馬遜——兩個位於地球不同兩端的地方，意外地連結在一起。且讓我們跟隨朱延昌副秘書長的文字腳步，一同深入探訪亞馬遜叢林中的印地安部落文化。

## 5 印地安的傳統與現代

七月十四日的下午，我們前往趙恩鴻醫師結緣了二十多年的 528 印地安部落。部落距離她在好水鎮的醫院大概五十多公里，來自台灣的 Dr. Chao 多年來獨自帶著藥品、醫療器材開車進出完全陌生的原始保護區——保護印地安人也保護了猛獸的地方；幫助生活、習慣、文化完全不一

樣的「蠻荒野人」，為「非我族類」治病療傷，尤其語言還不通，更困難的是印地安有自我傳統的醫療理論與行為；她不是修女、牧師、比



## 6 為 Xingu 族長及長老們報告 「跨越國界的感動」

七月十五日一大早九點鐘，確定了跑道沒有牛羊，白色 TAXI AEREO 的小飛機準時來報到，沒有漫天灰砂葉草，編號 PT-RDZ 六人座的單引擎，尾翼及腰部用紅藍飾條裝扮，輕巧地停在住處旁接送我們，這在台灣怎麼可能！從地面到空中，我的相機沒停過，先俯瞰熟悉的 Sagarana 牧場，接著就都是墨綠林帶分割的黃草地，單調的景色一樣讓人興奮莫名；約五六分鐘後看到了好草鎮，樸實無華的單純建築，是亞馬遜以南數百公里唯一的白人居住地，再往北飛了半小時，景觀變了；墨綠的色彩變寬厚了，最後能看到的黃土地明顯是新拓的，一塊一塊連成鋸齒狀，東西成一線綿延到天邊，好像是啃食著亞馬遜壯闊的、蒼綠的肌膚，Xingu 河的河道越來越寬，也越來越曲折，雨季時沼澤的痕跡也越來越明顯，北方天際線在藍與綠的交會處，就是浩浩的亞馬遜。四百多公里飛了一個多小時，開車要一天一夜，坐船得兩天一夜。我們降落在巴西政府為她們設立的航空與醫療站上，距離營地約十公里，Xingu 族長 Aritana 魁偉悠黑留著齊耳的一頭棕髮，親自來迎接我們；如果不是他的邀請，我們怎麼能如此輕易的就這麼來了；通常沒有文化性質的一些特定單位或個人，是根本申請不下來的，即使是嚴肅的學術研究，沒有三個月到半年煩瑣的申請程序，恐怕也沒有辦法接觸到她們。

參觀完五臟俱全的醫療站後，就是我的節目了——要為族長及長老們報告「跨越國界的感動」，這是我們被邀請的原因之一；恩鴻在日前獲得她們全力支持設置印地安醫院的同時，介紹了「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 TOPS」如何幫助緬甸的甲良族，如何支持梅道診所



▲ 男人握持著竹竿作的樂器，吹著單調的節奏，左右微晃往前走，作著呼喚祖靈的儀式

與辛西亞醫生，這讓 Aritana 族長非常感興趣，加上恩鴻的推薦，我們就這樣只花了三天就達成了不可能的來訪任務。

簡報在橢圓形的寬大草屋裡進行，因為矮牆與屋簷間是完全透空的，所以光線與空氣的流動都非常好；走進去之前，Dr. Chao 有一些緊張的叮嚀：可別砸鍋喲！想不到整體的效果極好，尤其當提到緬甸甲良族無家可歸、無國可依、無地可棲的痛苦時，Aritana 立即表示她們有廣大的土地，可接納她們；當簡報顯示甲良青蛙的神話圖騰時，想不到竟然與 Xingu 族的傳統信仰一樣，真是太不可思議了。另外幫助甲良難民的各國 NGOs 在曼谷開協調會的說明，也讓他凝視許久。融洽的座談中，原來我被認為是印地安“Parange”（親戚）的地位，又升格為兄弟啦。Aritana 族長向我要了甲良族徽青蛙的照片，還要美索本頭公媽的廟宇照，那是泰西華僑的精神堡壘，我幾十張投影圖片，他竟然只要這兩張。Aritana 的確不簡單，他能擁有高知名度與印地安族群的領導地位絕非見過世面而已；他擔心白人繼續侵佔 Xingu 的土地，暗示著尋求支持的念頭……。

TOPS

◀ 名列世界文化遺產的印地安部落仍保有傳統生活方式

## 7 寧可因夢想而忙碌，



# 不要因忙碌而失去夢想！



▲ Xingu 族長（左）把烤好的魚、撒上亞馬遜浮萍研曬成的鹽，請我們享用中餐



▲ 朱延昌副秘書長（右）為 Xingu 族酋長及長老們報告 TOPS 在泰緬邊境的服務計畫



▲ 從上空鳥瞰 Xingu 族部落景象

丘尼，她沒有宗教期待，也完全沒有個人目的，當年雖然生活無虞，但是並沒有財富可言，她還要扶養三個親生兒女，而且危險隨時隨地可以發生！她的個人特質似乎超越了我們所能理解的人性關懷與人道救援！平日率性、嘻嘻哈哈的生活態度，沒有絲毫的做作，也沒有故弄玄虛的神秘色彩。她說：她只是做她想到應該做的事。我回憶來到此地當天，她豪爽的對待她不認識的印地安人的事情，好像也印證了一點她會如此做的原因。深愛著她，也毫無怨尤支持她的 Oliver 先生，只是淡淡的說：大概她上輩子是印地安人。可是 Dr.Chao 的友人告訴我，當年她在聖保羅的時候，每週六、日她都去為華僑義診；看來這與她是什麼人也沒有太大的關係。

趙恩鴻說這個 528 印地安部落的每一個人她都認識，二十歲以下的她都抱過；看到酋長、長老等所有的人對她的熱絡，我們是沒有任何懷疑的空間。沾她的光，九十歲的老長幫我繫上有一支羽毛的領結，同行的都受到了同樣尊貴的禮遇，只是分不清楚羽毛的顏色是否有特殊的含意。酋長親自召集男女老小表演了迎賓舞，簡單的節奏與哼唱，我們也自然地融入在真誠而古老的氣氛中，迎賓舞後酋長還帶大家去參觀頗有特色的印地安傳統教育；在廣場 U 字型草屋群的最後邊一間，裡面有十來個十五歲以下或躺或坐著唸書的小孩，她們集中住宿，不准回家，雖然家就在旁邊，父母也不能來看她們，只有負教導責任的義父母能進來；但是巴西政府的義務教育在此同時仍然推動著；在較大的部落有設置小學，其餘的小部落與村莊的小學之間就用巴士接送適齡的學生。

528 部落酋長是極少數念過大學的「知識份子」，他不斷的憂慮：如何在現代化與傳統之間取得平衡，「敬老」的風氣已大不如前，以往長老會議有至高的權威，如今已成爲形式；以往狩獵回來一定先奉給年長者，如今變成自己先吃好的，尤其狩獵的生活是否要轉變爲農牧？祖先的教訓又怎麼辦？她們雖然有廣大的土地，但捕獲所得目前卻無法溫飽！1986 年後，巴西政府除了老人津貼外取消了對每一個印地安人 450 元巴幣的補助，外界對她們的觀感就揉合成「懶惰與乞丐」了！

黃昏的 Sagarana 牧場，擁有造物主賜給這個世界最美的夕陽，餘暉久久不捨得讓出這片祥和的大地，星空卻迫不急待似的早早卡位，我們身處在南美洲的核心，圍繞著我們的是這個地球能給人類最好的條件。可是，離開 528 部落後大家對無憂無慮的美好遲鈍了，環繞著心頭與話題的只有印地安的傳統與現代化。趙恩鴻要大伙先擱置捐助食物或教導種經濟作物的想法，等明天訪問了壓軸的部落再說——搭 Air Taxi 飛進亞馬遜源頭，看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的 Xingu 族是如何自處。

TOP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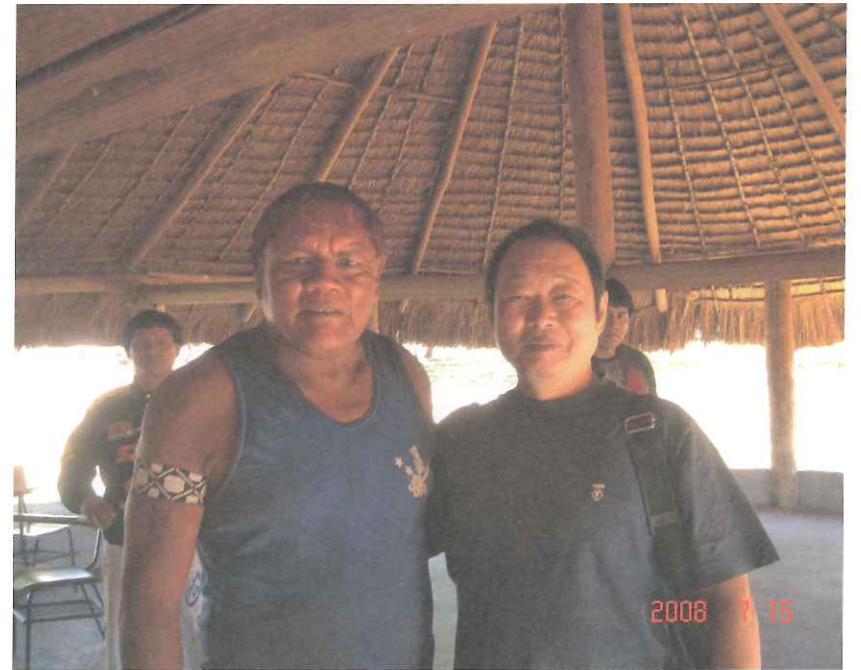
我們搭著引擎小艇，鼓動了亞馬遜源頭清澈的溪流，驚嚇了熱帶雨林上休憩的鸚鵡，飛鷹俯瞰著擅入這個聖地的闖客，我們陶醉在流動的蒼鬱裡。船行約半個多小時後行土路進入了部落營區，一路上看到小孩全身赤體的在遊戲、近乎全裸的成人一邊工作一邊與我們招手示意，走到高大橢圓形草屋所圍成的寬大的廣場邊，聽到嗚、嗚的管樂聲，搭配還有或輕或重、不急不徐的步伐聲。我們瞠目結舌地對我這一生沒見過的正式裝扮；身上繪刺鮮艷圖案的少女，只在頸上與腰間圍著飾帶，男人在跨下加掛了兩根草，握持著兩公尺長粗大竹竿作的樂器，吹著單調的節奏，左右微晃踩著往前走的舞步，從草屋裡進了又出，結伴踏向另一棟草屋，作著呼喚祖靈的儀式。每一組兩到四人，或遠或近的分別在草屋間跳著，前面兩個捧著竹器的是男的，後面的一或兩個女子伸出單手搭在男肩上，另一隻手半屈擺動。我們呆滯在入口的兩個大草屋間看著她們不斷重複的踏舞著，這就是 Xingu 族平日的生生活作習嗎！有四、五位也是同樣「打扮」，自在、友善的成年族人，從草屋裡走出來歡迎我們，男士健壯、女子婀娜、親切大方地與我們握手，問候著 'Boegear'，大夥突然自覺自慚，穿著多餘的衣服闖進了自然的純真世界。

Xingu 族被聯合國列爲世界文化遺產，保有傳統特色的文化與生活方式，是我們本來就知的，但是我們完全不知道表現待人真誠自然如此，她們很愉悅地與我們合照留影完就繼續去各作各的事去了。只有一位約五十歲的裸漢，熱情地拉著趙恩鴻講了一大堆；原來十五年前他得了氣喘病，坐了三天兩夜的船，大概是到 Dr. Chao 在 529 部落義診的地方，Dr. Chao 爲他治好了病，他記憶猶新的跑來感謝。趙恩鴻說他完全不記得了，其實類似的故事不勝枚舉，她在印地安的影響力可見一般。

穿過廣場到 Aritanay 族長的家裡參觀，高大的橢圓形草屋與 Xavante 族截然不同，外觀看來像是一個個放大的全麥麵包，沒有明顯的屋簷，從頂到屋腳是流暢的拋物線，屋內高大寬闊約可容納三五十人住宿，因爲只有前後兩個門能讓陽光照進來，雖然顯得暗了些，但是也的確涼爽不少，屋裡除了空蕩的掛著幾個繩織的吊床外沒有任何家具，趙恩鴻說在特定慶典活動對外限定開放時，還要

花五千美金才能進來，一些電影明星等名流晚上就住在這裡。我們一面好奇的到處打量一面聊著，忽然又聽到嗚嗚的吹奏聲；正好一組年輕的舞者不知道什麼時候進來的，準備從屋裡要吹舞著往外，我們不但能就近欣賞，更跟著前往隔壁的草屋。

後面同樣大小的草屋是族長的廚房，不過看來還包括餐廳、起居室，在屋子的正中央用石塊堆成的爐灶上，只有烤魚架與樹薯鍋。在這裡他介紹他健康的母親、四位夫人與小孩與我們認識，小女兒的寵物是一隻在她身上跳上跳下的小綠鸚鵡，族長親自把烤好的魚、撒上亞馬遜源頭的一種浮萍研曬成的鹽、包上樹薯粉餅請我們享用中餐。這又是我人生裡的第一次，置身於世界文化遺產中享受無比的美味。這也就是她們每天的糧食，沒有污染河川中的



▲ 朱延昌副秘書長（右）與 Xingu 族 Aritana 族長相見歡

魚、沒有化肥農藥的樹薯、在地球肺臟中的水與空氣，生活無虞，卻因維繫著傳統的夢想而忙碌，想想現代化喧囂城市中的各色人群，卻多半因忙碌而失去夢想！

七月十六日我們還訪問了 Xavante 族的另外兩個部落，因爲她們要 Dr. Chao 親自出馬才肯簽支持的同意書，說來可笑卻又無奈，我們又遠征顛簸了好半天，趙恩鴻一肚子氣的把五七九的酋長

好好數說了一頓，他不但馬上道了歉，還允諾幫忙把附近的其他部落一併處理好，看到其前倨後恭的模樣，實在讓人可恨復可憐；想要尊嚴又沒有智慧，比起 Xingu 族來，Xavante 族的營區比較髒，人顯得也懶散得多，尤其沒有讓人感動的文化特質，更悲哀的是生活上的墮落，她們既不忙碌也沒有夢想！同樣的巴西亞馬遜印地安，想不到其間卻有天壤之別，然而在趙恩鴻的眼裡，她們都是她的夢想也是她的忙碌。

回到台北，看到辦公室裡頭忙碌的夥伴們，我心底充滿著幸福，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的夢想，竟然繞過了半個地球，跨越了赤道，跨越了國界，跨越了種族，聯繫了同樣夢想的海外遊子；攜手的力量將會更忙碌，共同的夢想將會更美麗。

TOPS



騎上排檔機車，便是數小時的車程，雖然輪胎已經用裹著，但崎嶇泥濘的山區道理，仍迫使將前往泰緬邊遠部落小學視察的 TOPS 工作人員 - 佑廷 Yutin，即便雨衣仍以全身溼透，連腳步都難以踏穩，車輪更陷在太深的黃泥中，佑廷仍邁力推著機車翻越前面的小山前往山林深處的摩提他 Morteta 部落。

佑廷是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 TOPS 泰國籍的雇員，負責偏遠部落學校的教育計畫，訪返於山林間的學校和視察辦學情形和教學狀況是他固定的工作行程。每月至十月間是中南半島的雨季，連綿不絕的落雨使山外黃土道路，更加難行甚至坍塌落石。

在摩提他村，為少數民族甲良族定居 70 戶的小型聚由於位處偏遠且糧食有限，加上外界資源難以進入，庭經濟皆低於貧窮線以下，缺乏教育何醫療等服務。TOPS 自七年前開始，便持續聘任培訓甲良族社區，擔任部落教師在該村任教，教導孩童讀書寫字，校茶種植，協助村落事務。

部落學校裡有 63 位全數來自甲良族家庭的孩子，在學到五年級的學習

，數位年紀尚小，因為家離學校遙遠，和老師一起住校旁的簡陋宿舍，日常皆得分工打掃所需。

佑廷抵達部落先向村落長老們學校辦學情況，確認 TOPS 教師的紀錄、學童出席、維護等。在停留的期間裡，更帶領著



▲雖然輪胎已經用鐵鍊裹著，但泥濘的山區道路仍迫使前往部落小學視察的 TOPS 工作人員難以踏穩

孩子學習

文化教案，透過觀察討論、繪圖遊戲、分組報告系列，讓學童們瞭解甲良族的生活事務和週遭自然環境。此外，佑廷也前往村落外數十公尺深的溪谷，確認小、引水管，以及小發電機和電力轉換器的順利運作情摩提他村子裡，於兩年前在村民參與和志工團隊協力順利完成一座小型水力發電裝置，提供電力供學校和照明等學習所需。而同樣來自山區另一個部落的佑廷正是當時主要的負責工程人員之一，並且參與過四型水力發電的設置。

今年剛有了第一個女兒和美滿家庭，年紀也剛滿 30 歲，談起自己的人生過往。老家一共七個孩子的負擔



文 / 賴樹盛 (TOPS 駐泰領隊)

## 泰緬邊境部落裡的第一個大學生——佑廷

▲ TOPS 自七年前便持續聘任培訓甲良族青年，擔任部落教師，教導孩童讀書寫字

並不小，加上排行老大的他必須幫忙分擔家務照顧弟妹，

曾經一連數天在學校窗外羨慕地看著其他孩子學習，所幸老師主動到家中拜訪爸媽後，他終於有機會上學了，雖然那年他已經 11 歲了。

當小學畢業後，佑廷心裡頭想像著如果能讀到高中畢業的話，將來就可以成為村落老師，在學校裡教導孩子們，那該有多好。但是想繼續升學，唯有申請公立學校補助，甚至得到一百公里外的城鎮裡住校學習，而且生活和學習等開支，都得自己想辦法才行。

他記得父親當時是這麼說的：「山上的家裡窮，連餵飽



▲摩提他 Morteta 部落小學校童們的用餐情景

肚子都不容易了。如果你真的想繼續讀書，那就得下定決心，將來一切都得靠自己來幫助自己了。」

國中到高中這六年，佑廷住在學校宿舍裡，假日打工，平日學習，僅有一年兩次的假期得以返家重聚且分擔農務，終於順利地完成了學業，卻也對於讀書產生了更濃厚的興趣。因此，他決定先在電工廠裡找到了一份工作，一邊探詢繼續升學的可能性。

終於，在六年前 (民國 91 年) 的夏日午後，在家鄉村落裡教導過佑廷的老師告訴他，TOPS 將開始提供獎助和宿舍計畫，提供山區部落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喜出望外的佑廷，經過申請審核後，順利成了 TOPS 第一屆獎助學生之一。此獎助計畫已協助超過 20 位甲良族青年完成高職或大學進修。



▲部落小學的甲良族小朋友上課時開心地互動情形

當時，佑廷在美索鎮上剛設置的省立大學分部，選讀公共行政系。除了依循課程上學進修，平時則在 TOPS 獎助學生宿舍，和其他青年彼此照顧生活起居。而成為村落中第一個唸大學，又常返鄉幫忙村中事務的他，更讓家中父母和親戚感到欣慰和驕傲。

「因為獲得 TOPS 獎助，我才有機會能夠完成大學學歷。但是，在那四年間，我更有機會因此認識助人服務的理念，且多次隨著工作人員前往部落山區，看到了部落的需求和教育的重要。」佑廷回憶起當時，這麼說著。

培養在地青年人才，持續投入教育服務工作，也正是 TOPS 長期推展部落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獎助的目標。因此，佑廷順利畢業後，或許專業能力仍比不上都市的泰族青年，但認真工作和回饋社區的決心卻是不容置疑的。

經過田野工作實習，以及再生能源專案培訓後，去年，佑廷正式加入了 TOPS 的工作團隊，持續協助水力發電和太陽能發電裝置的專案工作，具備了擔任訓練講師和工程人員的能力，同時定期巡視各山區部落督導辦學事務，以及協助村長們推動部落發展工作。

「如今，我們能夠協助 9 間部落學校的教育工作，讓數百位山上甲良族孩童擁有良好的學習環境，又能夠幫助村長們處理部落公共事務，能夠推展綠色能源和自然資源保育，還能讓其他的甲良族年輕人也培養起自己的能力。這正是我讀書懂事後，一直想要追求的目標。」在 TOPS 工作會議上，佑廷透出一份經過長期磨練後的堅定和信心。

記得領取第一份 TOPS 服務津貼後的佑廷，不僅買了雞肉和白米送給山上老家的爸媽食用，更將弟弟接來同住，鼓勵並支助他到山下來讀書。希望藉由接受教育，能對人生多一份選擇和力量。





促使在地社區永續發展，TOPS 培養在地幼教工作者，並規劃幼兒發展體系

「努波難民營 (Nu Po Refugee Camp)」，距離「台北海平服務團 (TOPS)」泰國工作隊駐紮所在的「美索鎮 (Me Sot)」雖僅相隔兩百多公里，卻得開上七個小時蜿蜒的山路。這條山區公路以全泰國彎道最多而著稱，官

計共有一二一九個彎道，讓人想不暈車都很難。收容著二萬多名「克倫 (Karen) 族」難民的努波營，如同尋常泰國村落，坐落在幽靜而美麗的綠色山林之沿途軍警檢查哨不斷，營區門口出入管制嚴格，加上茅屋排列整齊且緊鄰而接以及將整個聚落與外界隔離的鐵籬景象，時刻提醒著外來者：這裡是個與世隔絕的難民營。

泰國公部門規定人道救援組織工作人員或者服務計畫者，必須在行前數週填寫表格，向有關單位申請入營，經層層審核通過後方始取得通行文書，並配戴識別方可進出難民營執行服務工作。

坦白說，我常刻意將識別證收在背包裡，即便這仍無法抹去我這個外來者的身分，更未能減低得以自去難民營的嫌惡感。無論怎麼做，皆無法改變我和他此身分不對等的狀態，這似乎總壓得我喘不過氣來。

由於營內新生兒逐漸增多，擁擠狹窄的空間缺乏安全，不利幼兒身心成長，因此自一九九七年，TOPS 泰國工作隊與難民自治團體「克倫婦女組織 (KWO)」討論決定陸續在三座克倫族難民營裡，共同推動學前兒童計畫。此外，為了更有效地推廣幼兒學前教育，同時在地社區永續發展，TOPS 決定更進一步培養在地幼

作者，規劃克倫族幼兒發展體系，並著手以克倫文和文編撰製作親子教育和教案設計等教師參考手冊。我以前曾想像，自己應滿適合當個幼兒園老師才對，照護幼兒絕對不是件容易的事，但陪著小孩一起玩耍的任務，我倒還算擅長且樂意之至。沒想到，還沒順成幼兒園老師，到了泰緬邊境後，卻有機會和伙伴一拼，瞭解孩子和社區需求，規劃方案提升所有幼兒園品質。

工作夥伴們參加協調事務會議，撰寫的報告企劃，由於服務規模的龐大，總擔憂著下年度經費著落，努力想辦法四處籌集資源，只為了讓這些孩子的成長環境能夠更好一點。雖然常因此感到身心疲憊，無數回萌生退縮之意，但每次前往幼兒園看到孩子們臉上的笑顏，以及教師們照顧孩童的盡心盡力時，總能成為自己繼續努力的能量。

努波難民營設置有六所幼兒園，TOPS 聘任 40 位幼教老師，提供八百餘位五歲以下幼兒的學習成長環境。營區

有的則是攀爬在竹牆上，望著外面不肯下來；跑來跑去好像玩瘋了似的也有，還有掛著兩行鼻涕手上還抓著玩具的小娃兒。當然，學期剛開始時，老是哭著喊媽媽的小朋友一定少不了。我常想，世上所有孩子都是一樣的小可愛與小調皮。

每回訪視，總能見到老師常把孩童擁在懷裡安撫。有位教師媽媽曾這麼說過：「我已經當了八年幼教老師了，我想繼續當老師，直到只剩下一顆牙齒為止。」



▲ 努波營內幼兒園小朋友上台大方表現自我

內幼兒園的建築，多是一棟沒有隔間的竹牆高腳屋，雖然外觀顯得簡陋，但室內掛滿老師和家長親手做的裝飾物，牆上貼滿孩子的美勞作品與自製教學海報，營造出滿室的童趣溫馨。

百來位小朋友的學習和玩耍都在這裡，老師們分組帶領孩童遊戲，教導克倫族兒歌和簡單舞步，除了吃飯、午睡時間外，孩子的歌聲和笑語總充滿整個園內。幼教老師的負擔著實不輕鬆，得要吸引所有小朋友的注意力，還得照顧每個兒童的需求。

有些年紀小的孩子玩累後，倒臥在睡舖上便睡著了；



▲ 百來位小朋友的學習和玩耍都集中在這一棟沒有隔間的竹牆高腳屋

了。小朋友的快樂真的很容易被滿足，不像成人老是因為慾望太多，而不能開開心心過日子。

當我前往努波營訪視服務時，為因應新學年開始，所



▲ 努波營為因應新學年開始，所有幼兒園共同召開家長座談會，家長們出席踴躍

有幼兒園共同召開家長座談會。家長出席相當踴躍，約略估算應有七百多人來參加，會議使用克倫語和緬甸語進行，而我這完全聽不懂的人，只能乖乖坐在台前，讓人們好奇的瞧著我。

這次議題是一所幼兒園的搬遷，由於部分家長認為新址離學生的住家太遠，且上下學需經過一條小溪，表達了反對的意見。一番討論後，主席提議投票表決，身旁的工作夥伴對我說：「這裡很民主吧！」她的話，霎時讓我不知該如何回應好。

說來實在諷刺，在一個絕對不民主的空間裡，人們卻展現出高度參與和意見表達，儘管這只是個幼兒園的聯合家長會。雖然，他們仍沒有任何辦法運用自己的權利與意志，決定自己在營內的生命和營外的生活。

會議結束後，一位克倫族老者跟我閒聊起來，他全家是努波營設營時首批入住的人。他談到，這些年來，有許多孩童陸續被收容到營內，主要是因為緬甸境內教育機構禁止教少數民族母語，所以留在緬甸的克倫族父母便把小孩寄養到營裡的親戚家，為的是希望能讓孩子在營裡接受母語教育。

「你的故鄉台灣，應該也知道我們克倫族的情況吧？」接受過高等教育的老先生突然以流利英文問起我。我不知道該說什麼好，只好回答：「實在抱歉，我想可能還沒有太多台灣人知道泰緬邊境上有難民營的存在吧！坦白說，我來到這裡後，才驚覺自己對於東南亞的陌生。」

離去前，老人家再三邀請我，下回再到努波營時，一定要到他家坐坐，他很想多聽聽關於台灣的一切。



## TOPS舉辦2008年10月份 難民營幼教師資訓練工作坊

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 TOPS 泰國工作隊於 2008 年 10 月份，分別在泰緬邊境 Maela、Umpeim、Nupoh 三座緬甸甲良族難民營，舉辦四場為期三週的幼教師資培訓課程，共培訓 240 位幼教師，造福 39 間難民營幼兒園內近 4000 名孩童，以提昇 TOPS 難民營學前兒童發展計畫的品質。

TOPS 除了固定提供難民教師服務津貼、孩童營養午餐、學習用品和設備等，並且每年舉辦兩次師資培訓工作坊。由泰國工作隊當地師資培訓員，透過事前團隊討論、規劃後，設計一系列的課程活動，主要利用團體討論、戲劇模擬、腦力激盪等方式，搭配幼兒遊戲和唱遊活動，建立起基本的概念和運用的技巧。

此次，TOPS 師資培訓員依據主題設計循序漸進的活動，引導參與培訓之兩百位教師，以共同學習活動和戲劇展現方式，認識兒童權的意義和類型，討論出提供孩童在日常生活和幼兒園學習過程中，更能主動參與和發展自主意識的重要性。

進而，以案例探討的方式，解釋虐待兒童的可能發生型式，以及帶給孩童未來身心發展創傷的後果。藉由團體討論的活動，幼教師共同尋找預防兒童受虐的方法，以及建立起如何保護孩童免受生理和心理傷害的協助網絡。

未來，TOPS 將進一步協助各幼教師將所習得關於兒童權和兒童保護的意涵，納入難民營幼兒園教案活動中，並且透過家長會議和親子活動傳達保護孩童的重要性。



▲ TOPS 於 10 月份分別在泰緬邊境三座難民營，舉辦四場的幼教師資培訓課程。



▲ TOPS 引導參與培訓教師，以活動和戲劇方式，建立基本的教學概念和運用技巧。



## 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泰國工作隊 工作成果花絮

▲ 12 位部落教師學習運用圖書和繪本，創造部落孩童的學習樂趣和成效。

### TOPS 部落小學教師參加日本組織 圖書教學培訓

2008 年 10 月份為泰國學校假期，12 位 TOPS 教師和 3 位當地督導，受邀至泰緬邊境 TSY 縣參加由日本組織 SVA 和 Sikkha Asia 基金會舉辦為期四天的圖書教學培訓活動，並且進行部落教師經驗交流和文化學習。

該活動由多次至東南亞進行師資培訓之日本籍志工擔任培訓師，具備豐富實務經驗和生動表達能力，設計一系列的繪本製作、說故事活動、兒童遊戲、圖書管理、簡易圖書陳列等課程內容，協助邊境地區部落教師學習運用圖書和繪本，提昇教學多樣性和教材內容，創造部落孩童的學習樂趣和成效。

本次圖書教學培訓活動 TOPS 工作團隊不僅協助培訓舉辦，並積極參與課程執行，同時更分享 TOPS 部落學校在地文化教案的推展經驗，透過彼此交流讓此次培訓活動內容更加豐富，達到部落學校永續經營、培訓甲良部落教師、在地文化教案推廣的目標。

12 位部落教師學習運用圖書和繪本，創造部落孩童的學習樂趣和成效。



▲ TOPS 舉辦幼教師資培訓營隊，共有 45 位來自 40 所緬甸貧童學校的緬甸教師參加。



▲ TOPS 舉辦師資培訓主要利用團體討論、戲劇模擬等方式，搭配幼兒遊戲和唱遊來進行。

### TOPS 舉辦緬甸幼教師資培訓 提倡兒童權 保護孩童權益

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 (TOPS) 協同泰緬邊境在地組織「緬甸移工子女教育委員會 (BMWEC)」，共同於 10 月 22—24 日舉辦幼教師資培訓營隊，並且獲得美國教育組織 World Education 的接送教師支援，進行「兒童權 (Child Right)」和「兒童保護 (Child Protection)」主題培訓。

師資培訓活動共有 45 位來自 40 所緬甸貧童學校的緬甸教師參加。活動由 TOPS 在地師資培訓員同時以雙語 (緬甸語和甲良語) 進行，設計一系列團體動力、案例討論、主題探討等方式，引導參加之緬甸幼教師學習，如何藉由兒童權提倡來增加孩童的健全身心發展，以及透過保護兒童的觀念建立來避免緬甸貧童遭受虐待和侵害。

目前，根據國際機構估計，光在邊境美索地區便有 20 萬合法外勞和非法移工，月薪平均約 1500 台幣，生活條件低落且權益缺乏保障，尤其是數萬緬甸孩童缺乏法定身分、語言差異和文化不同、勞動分擔家庭生計等因素，不僅缺乏教育機會和充足食物，不時遭受傳染疾病折磨，並且成爲極易受到暴力虐待、性侵害、拐騙販賣、濫用童工的弱勢孩童。

所幸，緬甸移工社區和家長們已逐

漸意識保護下一代發展的重要性，以自力救濟方式在鄉間田野和城鎮巷弄裡，結合國際救援組織的協助，興辦各式簡陋和資源缺乏的緬甸貧童學校或兒童識字班。

由於，緬甸移工教師長期以來缺乏外界協助，加上學習用品和教學資源不足，以及各校散落分佈各地，平時難得有進修和學習的機會。因此，所有參加培訓活動的幼教師們，皆表達感謝 TOPS 師資培訓給予吸收新知和增加技能的良好機會，並期待 TOPS 能持續舉辦培訓課程，並定期提供幼教學習文具、辦理學童營養午餐、教學設備和硬體建築的改善。

TOPS 舉辦幼教師資培訓營隊，共有 45 位來自 40 所緬甸貧童學校的緬甸教師參加。

TOPS 舉辦師資培訓主要利用團體討論、戲劇模擬等方式，搭配幼兒遊戲和唱遊來進行。

### TOPS 提供緬甸貧童學校 新學期之米糧與文具



▲ TOPS 提供白米 4000 公斤給 10 所緬甸學校辦理學童營養午餐，以補充孩童成長所需。

與台灣不同的學制設計，每年 11 月份，爲泰緬邊境各貧童學校下半學期的開始。經過兩週的假期後，各學校皆陸續開課，教師們在服務崗位上，認真教導緬甸移工孩童的學習課程。TOPS 泰國工作隊夥伴並於本月依照工作規劃，前往各校視察辦學情況，除了提供改善建議和教學輔導外，並提供教師服務津貼、硬體改善補助、孩童學習活動等協助。

同時，TOPS 提供白米八十餘包 (約 4000 公斤) 給 10 所緬甸學校，辦理學童營養午餐，以補充孩童成長所需。TOPS 並且贈送 4000 本筆記簿和 4000 支鉛筆給 20 所學校孩童學習，然而，由於泰緬邊境所有貧童學校學生數衆高達數千人，致使文具用品部分仍遠不足所需，勢必會影響學生們新學期的學習情況。

爲了讓緬甸貧童能擁有較完善的學習基礎環境，開創弱勢孩童更美好未來的機會，TOPS 允諾將積極向台灣社會大眾，尋求更充足的善心援助資源，以公信負責態度將捐款有效協助邊境教育工作。



